

读后记

再读尤尔曼

戴思嵩

一篇文章或一部书,会使读过它的人经历40年、50年而牢记不忘,熟读成诵,对它阐述的道理常挂嘴边,那它肯定在思想上有醒世育人的力量,在艺术上像火一样可以持久地点燃感情的烈焰久久难以熄灭,在用语上字字都像子弹一样具有极强的穿透力。

美国作家塞缪尔·尤尔曼的力作《青春》就具备这样的魅力。上个世纪50年代,笔者还是在校读初中的学生,在齐齐哈尔市龙华路与正阳街交汇处新华书店的一份刊物里,读到一篇题为《年轻》的文章,虽然不长,却是字字珠玑,精辟透剔,文采十分迷人。至于对文章的主旨,理解并不深刻,因为那时候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学生正是“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”,朝气蓬勃、天天向上,有谁去关心年轻还是衰老的问题呢?年轻,似乎本来就应该属于我们。

后来,再次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,题目改为《青春》,而且多达三四个译文版本。从题目的内涵来说,已与“年轻”大不一样:年轻,往往会使人很快想到生理年龄,而“青春”就另当别论了,有谁不关心自己的青春呢?青春是什么?它是短暂的还是永恒的?人们所用的祝贺语“永葆青春”是可能的还是虚幻的?

对这些问题,尤尔曼在文章的开头就作了明确回答:“青春不是人生中的一段时光,它是一种精神状态。它不在于红颜、朱唇和轻快的腿脚,而在于它的意志力、创造力、充沛的精力,它是使人充满活力的源泉。”

尤尔曼出生于1840年,70岁以后才从事写作。不用说,这段开宗明义的话充分表达了他当时的写作心态,也是他直到晚年才文思泉涌、妙手成文的切身体验。《青春》问世以后,立刻风靡世界。不管是青年人,还是中老年人都对它手不释卷,被它光华四射的思想所震撼。在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中,它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几代人的命运。当尤尔曼谈到我们为什么会失去青春、迎来衰老的时候说:“青春的魅力表现在勇气战胜胆怯,事业高于享乐,这样的人往往60岁高龄胜过20岁小伙。没有人仅仅因为年龄的增长而变成老翁。我们的衰老是因为抛弃了自己的理想。”作者已明确地提出,是否具有崇高的理想成了青春和衰老的分水岭。

按照尤尔曼的说法,是不是岁月的增长对我们毫无损伤呢?不是的。他说:“岁月能使皮肤起皱纹,但是,如果丢弃了热情,心灵上就会起皱纹。忧虑、恐惧、自卑等心理,会使意志化为灰烬。”

意志是什么?用罗兰的话说,“要使自己跳得远,你的眼睛一定要看着远方。眼望着的地方就是你想去的地方,这就是意志”。一个浑浑

噩噩、无所事事的人,谈不上有什么意志;一个朝三暮四、无所适从的人,也不可妄谈什么意志。意志总是和高远的奋斗目标、坚定不移的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。当年,松下电器公司的总裁松下幸之助,在最为艰难的时候,从《青春》中汲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,看到了未来和希望。在他取得了成功之后,依然不忘《青春》对他的“恩赐”,他把《青春》的精美印刷品作为珍贵的礼品赠给他的亲朋好友。

每个人的精神力量既是与生俱来,更是后天修养所得。尤尔曼用最简短的文字把这个道理告诉我们:“无论是60岁还是16岁,每个人在精神上都蕴含着奇迹般的魅力,都有着孩子般追求进取的无穷欲望和投身生存竞争的欢乐。你我心灵中都有一个类似无线电台的中枢:源源不断地接收着来自全人类和造物主的美好、希望、欢乐、勇气、力量的信息,使你永葆青春。”尤尔曼在明确地告诉我们应该接受什么样的信息,在信息爆炸的今天,每人手中的手机都通向全球,对这些纷至沓来的种种信息,应该接受什么剔除什么抵制什么,确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。

尤尔曼推心置腹地告诉我们:“无论什么时候,只要你空中的天线倾倒,你的灵魂被玩世不恭的积雪和悲观主义的冰凌所覆盖,那时即使20岁也会衰老。但是,如果你的天线始终挺立,捕捉着乐观主义的电波,那么你就有希望即使80岁谢世也仍然年轻。”

一个好的文学形象可以震撼整个世界,一篇好的作品可以持久不息地弹拨着读者的心弦,演奏出最为美好的乐章。当年,英国作家柯南·道尔创造了一个神探福尔摩斯的光辉形象,害得世界各地的读者每年邮寄信件问候和感激这位虚构的福尔摩斯,而且还要请这位福公签字留念呢!

同样,读者们对《青春》的着迷程度也毫不逊色。人们不仅如饥似渴地阅读、体味、实践《青春》的原作和译文,而且还想听听这篇文章的配乐朗读录音。直到现在,有些国家每年要用数万美元购买《青春》的录音光盘。有一位高级将领走到哪里都把《青春》带到那里。即使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,他也把它带到指挥部的掩体内。可以说,没有一个朋友如《青春》这样与他行止相伴。《青春》的巨大魅力就可想而知了。

今天,当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重新诵读《青春》的时候,就会感到像夏天的一缕清风、冬天的一股暖流扑面而来。它的质朴而深刻的思想在感染着我们,特别在遇到困难、挫折、阻碍和麻烦的时候,在我们这些老友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进入耄耋之年的时候,更是这样。

所以,我们要感谢尤尔曼先生。

剪纸藏风骨 烟火续山河

——解读姜桂华《龙凤呈祥》

高义杰

刊发于《胶东文学》2026年第6期的短篇小说《龙凤呈祥》,是烟台作家姜桂华深耕胶东乡土文脉、熔铸红色记忆与非遗情怀的现实主义佳作。作品以胶东一户普通农家两代人的手工艺传承为叙事主线,串联起隐秘的地下革命往事。文本依托主人公小韩的成长视角,贯通革命年代地下情报斗争、新中国成立初期民间技艺赓续、新时代非遗文化振兴三段历史维度,将世俗吉祥符号“龙凤呈祥”剪纸,重塑为承载革命信仰、家族风骨与地域文脉的精神图腾。

小说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孩童小韩的成长轨迹为叙事脉络,构建起剪纸、烧肉两门手艺共生并存的乡土叙事体系。母亲执剪弄纸,雕琢龙凤纹样,藏胶东民俗之雅致;父亲烋烧烧肉,坚守古法技艺,蕴乡野生计之厚重。一雅一俗、一静一动的两门民间技艺,并非单纯的地域风物点缀,而是胶东农家安身立命的生计根本,更是胶东大地世代承袭的生存智慧与精神底色。

作家笔法质朴克制、贴近烟火,不事雕琢、不尚浮华,细腻还原民间劳作本真。小韩随父母学艺的过程,既是习得谋生技艺的过程,亦是涵养心性、承袭家风的成长过程。

作品的可贵之处,在于突破了乡土写作“重风物、轻精神”的浅层局限,实现了技艺描摹与精神挖掘的深度统一。剪纸纹样讲究对称相合、规矩有度,暗合乡人立身行事的分寸操守;古法烋肉讲究去杂存醇、久久为功,喻示世人处世守心、耐苦笃行的人生准则。两门技艺互为映照、相辅相成,让寻常的民间劳作挣脱世俗表象,被赋予厚重的人格寓意与精神内核,让乡土叙事有根、有情、有风骨。

《龙凤呈祥》最具创新性的艺术突破,在于重构了传统民俗符号的叙事价值。在大众认知中,龙凤剪纸仅是节庆婚嫁的吉祥装饰,而作家匠心独运,将这一方小小彩纸塑造成革命年代的隐秘信物,让温情乡土叙事与厚重红色历史深度交织,赋予寻常民俗惊心动魄的时代张力。

烽火岁月中,主人公父母以乡村熟食摊为公开营生,秘密承担地下交通联络任务,投身隐蔽战线的情报工作。夫妻二人独创接头暗记,将完整的龙凤剪纸一分为二,联络人各执半张,纹样严丝合缝相合即为身份凭证、接头密钥。

作品中无轰轰烈烈的沙场壮举,唯有润物无声的默默坚守:情报藏于剪纸夹层、密信隐于灶台烟火、消息借赶集售卖悄然传递。平民化的红

色叙事消解了主旋律创作的生硬说教,让胶东红色历史落地烟火、扎根民间,真实质朴、直抵人心。

作品以数十年时空跨度铺展叙事,搭建起“革命坚守—一技艺传承—文化振兴”的完整文脉链条。以一户人家的手艺沉浮、家族变迁,折射胶东大地的时代更迭与文化演进,达成以小见大、见微知著的高级叙事格局。

硝烟散尽、山河安定,曾经承载情报重任的剪纸与烧肉技艺,褪去了革命年代的惊险使命,回归民间谋生、涵养家风的本真。但藏于手艺之中的赤诚初心、家国风骨,始终代代相传。父母传艺更传德,在教授古法技艺的同时,将先辈的革命经历、立身的初心底线、济世的家国情怀悉数传递后辈,让红色精神依托乡土手艺人生生不息、薪火永续。

小说结尾落点于非遗认证的时代节点,兼具人文温度与现实深意。历经数代人不离不弃的坚守打磨,韩氏剪纸、韩味老铺烧肉双双跻身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昔日隐秘战场的革命信物、烟火生计的民间手艺,在新时代完成华丽蜕变,成为彰显胶东地域特色、承载本土人文精神的核心文化名片。

这一叙事落点,精准叩问当下非遗传承的时代命题:乡土非遗从来不是单一固化的工艺流程,其背后沉淀的是一方水土的岁月变迁、一代人的坚守奉献、一个地域的精神根脉。守护民间手艺、传承非遗文脉,本质上就是打捞乡土记忆、赓续红色根脉、传承民族风骨。